

长篇反腐小说

刘顺

著

天门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反 腐 长 篇 小 说

天 门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门/刘顺著. — 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2001.8

ISBN 7-5387-1522-3

I. 天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12153 号

天 门

作 者:刘 顺

责任编辑:姚家余

责任校对:姚家余

装帧设计:李 菲
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发 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327 千字

印 张:13

版 次:2001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-5387-1522-3/I·1468

定 价:20.80 元

第一章

刘大发跟市土地局胡局长是战友。两人文革期间都在“南海舰队”当兵，文革后期复员转业到地方，都三十大几的人了，再不解决终身大事，怕这辈子总把“老母猪当貂蝉啦”！

胡局长原名叫胡天鹏，只因跟刘大发形影不离，常常狼狈为奸地搞些恶作剧，整治战友消潜解闷儿，大家就说他俩是“胡朋”狗友，于是叫顺了嘴儿，连刘大发都叫他胡朋了。

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

胡朋和刘大发真是扔在厕所里的棒槌——臊到一块的一对儿！只要两人私下在一起，谈论的就是女人。也难怪，青春期早过，在部队里还常出海，很难见到“腥伙”，可不应了那句大兵们总说的那句话：当兵三年，老母猪赛貂蝉。

复员后在街上走，见了女人目不转睛。见了漂亮女人，更是两眼像雷达般的追踪，如刘罗锅子挖苦乾隆爷下江南时看水田里的女人，把龙脖子全扭歪啦。他俩的狗头能转一百八十度。

胡朋一肚子坏水儿地说：“世上只有两种女人，男人最感兴趣。”

“哪两种？”刘大发老谋深算的样子问。

“一种是男人一见就爱，恨不得立马强奸的女人；另一种是，一见男人就走不动道儿，想强奸男人的女人。”不知是胡朋自己长期琢磨出来的理论，还是他从哪本书上看来的。

胡朋被分到土地局,开始只是个科级干部。

刘大发也算个科级,到法院上班,也只能在民庭里搞个文书工作。

那时都很清闲,又是老光棍儿,两人还是往一块儿凑。在一杯茶、一根烟、一张报纸的日子里,难免要为女人着急……

后来胡朋科里分来了一位女学生叫马香兰。

马香兰起初就有意胡朋。不管怎么说吧,胡朋虽年纪大些,但也很有男人的风度,工资比当时的局长还高些,又没什么农村亲友,这些条件是能得到涉世还不深,财会学校刚毕业的中专女学生的爱慕的。

可是谁料到,更被胡朋看好的却是常来找香兰的同学尚小飞。实际点儿讲,胡朋是那种恨不得天下美女都归已有的浪荡主儿。他守着马香兰,又看上尚小飞,有些吃着碗里,看着锅里的意思。

尚小飞和马香兰都很“酷”,在那个年代只叫“校花”,是全校驰名的“四大名旦”。

尚小飞也巧了,跟京剧界“四大名旦”之一的尚小飞只字不差。模样不但不是男人装的,比真“名旦”更具女人味儿。而且很内向,羞羞答答地连说话全像是在唱戏,咬文嚼字细声细调儿,很有韵味儿。柳眉、杏眼、樱口、白果鼻地完全似古代仕女图上的大美人儿。

马香兰跟尚小飞恰恰相反,不只长相连脾气都截然不同。她浓眉、细眼,性感十足的一双厚厚的嘴唇,圆圆的杨贵妃式的脸庞,是现代女性的那种风流坯子。说话也大胆、冲道,尤其对男人有一种潜在的攻击性。见了男人就像八年没见面的亲爹,亲热得让胡朋这样很少接触女人的人,多少有些害怕。她浪声浪气地像得了话痨,大大方方地不容你不想跟她放荡……

如果胡朋不是想找个过日子的老婆,当然马香兰是最佳人选,可那时代谁想到要潇洒走一回呀?胡朋不还没解决“基本”问题

吗，所以他心中更看好了尚小飞。

尚小飞被分在法院，还是搞财务工作，却穿上了人民法官的衣服。这身行头可不是戏装，她却得拿出些演员的本领，把自己的作派扮成更像法官的形象！还别说，尚小飞不愧是“四大名旦”之一，只要穿上一身蓝制服，还真有那气质。这让胡朋更加喜爱了。

无巧不成书，刘大发在法院的财务室，打小飞一上班就注意上了。只恨无缘多接触，却让他闷来时无意中到胡朋的办公室，见到了马香兰的同学，和自己穿一样制服的尚小飞。

这两女人，正像是胡朋说的那两种男人喜欢的女人。

可是阴差阳错，最终马香兰成了刘大发的妻子。而胡朋并没搞上尚小飞，却与她们同学“四大名旦”之一的梅雨虹成了婚。这可得从头儿说起。

马香兰每次对造访的刘大发都热情倍至，实在让刘大发心里热乎乎地，常常想入非非。可他认为，这是块贴在战友身边的热粘糕，说不定已早让胡朋得了手……不说君子不夺人之美吧，起码也是朋友的女友。

刘大发没想到在这儿邂逅了尚小飞，心中高兴万分！没说几句应酬话，早来的小飞就要走。马香兰去送她，就跟已是科长的胡朋请了假说：“下班前不回来了，我们去逛逛商场。”

刘大发目送着两位美人儿，心中就盘算起来。胡朋递给他烟，又重新坐下他就开了口：“你小子，艳福不浅呀？这两大姑娘……也不说给我介绍一个啊？”

胡朋苦笑笑说：“哼，现在还都是花瓶……我又何来的艳福？尚小飞是你们单位的人，我还真想求你给介绍介绍做个朋友走动呢！”

“噢？你守着花瓶不插花，却又看上了另一个……可别太缺德

啦。”

“行啦，别给要饭的开空头支票，拿穷人开心啦！咱俩也就嘴上说个臊话本事大，这到真格的了，却还没摸到‘电门儿’呢！”

说“电门儿”可有个“典故”，刘大发清楚，就哈哈地大笑起来。胡朋这人有个说相声的特长，他说出一些废话来，自己不乐还板着个脸，看似一本正经的，让听者越琢磨越笑。当时逗新娘子，坏小子们就让新郎把手绢从新娘的袖口塞进去，经过胸乳再从另一头袖口掏出来。这还不算，新郎在手绢走到乳头时，必须说句：“我摸到电门儿啦”。这时新娘就必须学声汽车喇叭叫：“嘀嘀……”。

刘大发当然明白胡朋的含义，乐得前仰后合地说：“莫不是你打算咱俩交换介绍介绍？可我跟这位尚姑娘并不熟呀。”

“我知道。这你就没主意啦？”

刘大发在部队总是幕后军师给胡天鹏出鬼点子，谁都知道他俩是“狼狈为奸”，整得战友们哭哭不得。就是告到连部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说，更抓不到确凿证据。明知是他俩使得坏，连长就是问到他们，只凭胡朋一张利口，死人全能说活了，何况再加上狡猾的刘大发，真拿他们没治。刘大发凭着自己的机智和工于心计，如今当上了副院长，也是他即能钻营，又有靠山，还早早地看出了势头，带着工资去进修政法学院的结果。经胡朋的提醒，他当仁不让地转着眼珠儿，一会儿就想出了主意。

这时刘大发在这两美女之间就顾不上再挑挑捡捡的啦，而且他也觉得马香兰对他来说，成功的把握更大些。虽然他也更喜欢尚小飞，而且他找老婆的标准，跟胡朋，甚至跟当前的男人是一样的，谁愿意找个容易给自己挣顶绿帽子的女人呢？

以后的事实，完全证实了刘大发的思路。这又是后话。

刘大发说：“马香兰是你手下的小统计员，咱俩要趁着她们还没把眼界开阔，必须先下手为强！我不相信，你就没打过她的主

意？”

胡朋思索了一下说：“哎，当着真人也不说假话。说没动过心眼儿那是‘老谣’。不过，说实在的。自己的下属，总怕今后在工作中不好处，再引来同事们的一些闲话。咱俩又不是就满足了这科级？我不能让女人影响了自己的前途吧？再说，自打这尚小飞来找她，我实在是更想……”

“好啦！你别说了。还够朋友，说出了心里话。我还以为咱们现在分开了，都变得更世故了呢。”

“哪能呀！咱俩是过命的战友，兄弟如手足，妻子如衣服……别说八字还没一撇的对象，就是真能成了老婆，谁喜欢，换换都不能算戴绿帽子！你说吧？反正我是这么想的，怎么想，就跟你怎么说。你不会瞒着我什么吧？有主意你拿……”

刘大发一拍桌站起，吓了胡朋一跳：“好！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。你作为上司，把你的下属介绍给你的密友做女朋友，这总不过份吧？等我们互相都承认了这层对象关系，我就提出为了感谢你这大媒人，请马香兰把尚小飞介绍给你……”

胡朋点着头，很佩服地想：这么简单，我他妈的咋就给绕住了呢？其实他是有顾虑没敢挑明。他想过，尚小飞是目标，万一不成，这马香兰也是个退路，没金子黄土也为贵，别闹得鸡飞蛋打。既然刘大发已说出了解决的办法，再没了退路也只好如此啦！还是这小子招儿多，又让他占了先，也只能这样试试啦：“我是怕……人家嫌咱俩岁数大，才没想到这一步的……”

“别他妈的正人君子啦！也不看看咱都啥岁数了？合适的全都有了主儿，剩下的烂黄瓜、大茄子，咱又看不上，再不抓住机会，后悔都来不及！你又没去试，咋就知道人家会不同意？姓尚的我实话不敢保证，这马香兰我看她的眼神，还真有些把握。”

“不瞒你说，就算尚小飞不成，有了马香兰，还愁她的同学、女

友们少吗？我给你保啦！将来你若不顺心……老哥我他妈的先借给你使。”

刘大发也是句义气用事的粗鲁话，他哪想到以后还真应验了呢……

胡朋也学着一拍桌子，但没站起来说：“妥！明天一下班儿，我就直截了当地跟香兰说……”

刘大发忙摆手说：“别急。对姑娘不能直来直去，就跟不能随便问姑娘多大了一样。我们得如此、如此地略施小计……”

胡朋听着“如此这般”，点着头笑着：“你他妈的诡计多端，我还不了解你？这好好的姑娘算他妈的完啦……让你给标上喽，就像孙猴子遇上了如来佛，还能逃出你手心儿去？用不了多久就给糟践啦……”

“去你妈的！你干啥事不让我出主意？哪个主意没让你得手？我这可是谈对象、找老婆！又不是玩玩就甩，咱还没到女人排队的地位呢，嘛叫糟践呀……”

第二章

市法院的孟智娟副院长，正式上班的第一天早上，刚走到路口，突然被一位美若天仙的女子拦住了去路。这女子十分靓丽，看上去也就十七八岁，身材修长，眉清目秀。她神秘地四下一扫眼神，狡黠地微微一笑，轻声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您就是新调来的孟院长吗？”

孟智娟被这突如其来的女郎弄得心中一愣，没等她有所反应，这女子纤手一挥，不知从哪儿变出一只牛皮纸信封，迅疾塞进了孟智娟的公文包外层。其动作之快，真比世界顶级魔术大师大卫·科波菲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孟智娟有些匪夷所思……

转瞬这女子又像突然而至一样，不知从哪条胡同消失无影无踪了。

真是来如流水，去如风，一切发生在短短不到一分钟之内！

孟智娟把手插进公文包，极力地回想着这神秘女子的形象，她下意识地看向四周看看……

晨光明媚的季春，熙熙攘攘的马路上，来往行人匆匆，车辆飞驰如梭。

没人注意到刚刚发生的事情。

现在留给孟智娟的只剩下印象和感觉了。那女子凹凸有致的身段，修长如仙鹤的双腿，一条牛仔裤，上身是乳白的紧身T恤，

似乎还露着肚脐儿……举止轻柔、温文淡雅，还有一丝令人难以忘怀的苦涩微笑……

孟智娟摇摇头，看了下手表，无奈地从包中拿出了信。离上班的时间还有十多分钟，她抖了抖手中的信。信很薄，估计里面也就有一张纸。

孟智娟不想在路上看信，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。既然是送信人亲手塞进她的皮包，信封上又写着“绝密”二字，还是先放回包内的好。她很自然地看了下周围，没人注意她。

来往行人都在为己奔命，没人留意她的举动，更不会有人来证明她刚刚见到过一个女人。

孟院长迅速地把信件又放回包里，抻了抻皱起的衣襟，挺胸阔步地朝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庄严大门走去。

孟智娟跟丈夫文新鸣，从北方的大城市，经郊区分局长周大民的介绍，追随着市局肖平副局长，新近调到了河北这几百万人口的中型城市来。

肖平副局长是中央老首长极为信得过、多年来一手培养的干部。今年五十出头，在政法战线一级一级地整整战斗了二十八个年头了。

老首长到中央时，肖平已经升任为市公安局的副局长了。大概因为“华利桑拿案”文新鸣与孟智娟的“失误”，造成了一些处理结果的“不当”，中央又有意转移“腐败分子”的视线，就调肖平副局长到这个城市来主持工作。虽然肖平的头衔高了，出任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职务，但还算平级调动。

肖局长了解文新鸣和孟智娟的详细情况，更知道他们俩的工作能力，现如今他急需这样得力的人才。

第二章

肖平初来,确实有些孤掌难鸣!如果没俩得力助手也难快刀斩乱麻,及时地搞好“反腐倡廉”工作。

当时肖局长一听周大民的介绍,高兴地一口答应了下来,尽快地向市委书记及组织部作了详细的汇报,征得了同意后,立即就发出了商调函。

来后经过这段时间的了解,提纲挈领地认为该市的法院工作,应该是“反司法腐败”的突破口!

当前,要依法治国、依法治市、依法办理各种事情,要把我国建成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,法院是否公正廉洁,直接影响着群众利益。再加上市中法的正院长一职,多年来一直空缺,副院长刘大发代理着一切工作,成了针插不进、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,群众反映极坏。

孟智娟被任命为中法院的副院长。按说她当院长也没问题,可肖局长认为,刘大发独霸一方,还是先别“打草惊蛇”为好!再者也让孟智娟熟悉一下院长工作,何况她还是子宫癌切除、做过大手术的人,别一下把她压趴下,等适应一段后,看看“盖子”揭开得如何再说。

文新鸣就不同了。

肖局长早就知道他文化水平、工作能力远远超过了他的职位。多年来,只因文新鸣没有正式“文凭”而被冷落。这次决心提拔他,委以重任。原市检察长已七十二岁,没有合适人选没退下来,而“反贪局”也只是挂着牌子。肖局长通过市委研究人大任命,就任命了文新鸣为检察院院长之职,并兼“反贪局”局长职务。这下子文新鸣肩上的担子,实在是不轻啦!

市委书记、人大主任看着文新鸣、孟智娟的人事档案和肖局长的报告材料说:

“是人才就得重用!浪费人才也是一种犯罪。”

文新鸣下了火车，就被肖局长接到市委，参加了政法委的工作会议。开完会，就算正式上班了，一天也没歇。

孟智娟被送到新家，第二天就到市法院报了到。刘大发副院长也有耳闻，心想，这八成是冲我来的。

刘大发笑面虎似的脸，苦笑着说：“孟院长驾到，欢迎、欢迎！鞍马劳累，又体弱多病，先回家安顿安顿吧……休息好了，还要请你多多指教工作呢。”

智娟今天是正式来坐班的，上班途中，她就遇上了“匿名信”这么档子事。

孟智娟心中琢磨着这封信，不知是状告何人的，就走上了办公楼。她先敲了敲刘大发的办公室，刘还没来，她就进了给自己新分的屋子，并没关严门，特意留了门缝，以示她已“营业”。

春光明媚，从窗子照进办公室，又从门边漏出一丝去，像一线金钩射在楼道……

好一会儿，孟智娟也没听见楼道里有啥动静，由此可见法院晚来、早走懒散的工作作风。

孟智娟急于想知道神秘女子塞给她信的内容，就拉开了办公桌的抽屉，从包中拿出信，打开放在抽屉里看。

信很简短，字体也是经微机处理的，并没落款。一看却使她大吃一惊。

孟院长：

刘大发院长之妻马香兰与土地局胡局长有奸情。一周前是被大火烧死在家中，决非意外事故！刘有杀妻灭口的嫌疑，希明查。

第二章

无疑这是封匿名信。

孟智娟忙叠好信，又塞回包里。她这才想起送信的女子戴着双白色礼服手套。这女子是谁呢？到哪儿能找到她呢？

既然是匿名信，就真、伪各种可能全有。别说执法部门了，就连各级机关的信访部门，都不能小看匿名信！

在原来的大城市，据一份统计材料证实：自“反贪局”成立以来，揭发检举的信件中，匿名信就占一半以上。而更重要的是，经排查落实，被检举人确实有问题的就占匿名信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七以上。

可见匿名信的举足轻重啊！

这封匿名信，也正合了肖局长打算以市法院作为“反司法腐败”的突破口之意。

孟智娟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了，这么快又把她推到了风口浪尖上，她也感到了压力。

然而，谁都清楚匿名信给工作带来很多不便和麻烦，处理不当，还能造成混乱。但这种现象也只能说明我们的法制尚不健全，从而给举报人带来顾虑和畏惧。尤其在“文革”中，打击报复成风，给党和政府造成了很坏的影响。一些有识之士，怀着忧国忧民的热诚，只好以匿名信来投石问路啦。当然，什么事儿都难免鱼龙混杂，买盒烟还有假的呢。

最让孟智娟棘手的是她初来乍到，她必须要认真了解却又不能露出一点声色来，何况是封人命关天的检举信呢。

孟智娟坐在办公桌前，思前想后。

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！投信之人与刘大发“杀妻案”看来并无直接关系。所以，可信度无疑就大大提高了不少。她以一位司法人员敏锐的洞察力感到，这神秘女郎，一定还知情不少！只不过对我尚存疑虑……找到她，并非是不可能的！而且孟智娟下定了决

心，一定要找到她。智娟开始极力地回想起那位神秘女子。

天气已近初夏，大多风姿绰约的女人，早就不耐烦地薄、透、露招摇过市了，可神秘女子却牛仔裤、T恤衫，把个发育完美的丰腴双乳紧紧地绷在弹力衫下，虽给人性感的女性魅力，却又不张扬显山露水，看上去气质不凡，像很有学问、文化底蕴深厚的女子。她戴着一副新式变色眼镜，在晨光中褐色镜片挡住了她的眼神，更给人增加了神秘感。

孟智娟想，她一定是个女学子。根据她的文化程度，她懂得“诬告罪”，对手又是法院的副院长，她绝对不会开这么大的玩笑！尽管这么说，但第一步必须要查清马香兰是否与土地局局长有关系，而且要弄清来龙去脉……

智娟决定要向肖平肖局长汇报这封匿名信，并与文新鸣商量……总之，她心中已受理了这桩状告刘大发的“奸情人命”案。

第三章

事无巨细,全得过问。文新鸣打上班这些天来,真给累屁啦!忙得就没停闲时候,四脚都朝了天。但有一样,再忙也得心细,决不能有半点儿疏忽!

如今,好就好在新鸣有了用武之地,再累,他也精神头十足。

肖局按委办级的规格,三室一厅的房子装修得赛过宾馆,早就给新鸣准备好了。可再好的家居,文新鸣却只能当个旅馆,一天没几小时在家待着。有时怕回来太晚吵醒妻子,就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凑合一觉。

要依文新鸣,就把原来的家处理了算啦。

可孟智娟不同意地说:“咱们不是还想为‘桑拿迷案’回来吗?肖局长也惦记着,要彻底搞清并挖出腐败的全部祸根来!这大城市可不比中小城市,到时再为找房子伤脑筋,不就影响了工作?”

“你还真情系‘桑拿迷案’呀?好,听你的。”文新鸣收拾着东西,笑着说。

他们只带了些随身衣物,轻装上阵了。

文新鸣他俩决心要把工作干出个样子来!不辜负老首长的希望,肖局长的信任。

当检察长可不比检察官,不但责任重大,还得考虑周全,何况文新鸣还兼着政法委员、反贪局局长的工作。当然,初来乍到,主

要的还是多听，多征求大家的意见，抓大事、抓实事。

新鸣虽然在国外、国内刊物发表过不少法律论文，甚至他的水平早就不在法律博士以下，但毕竟这是第一次升任，实践总要有段过程。好在他有肖局长的掌舵和大多数司法干部的帮助和支持，还能应付自如，渐渐也有了游刃有余的感觉了。

今天快下班的时候，新鸣接到了智娟的电话，问他能不能晚饭回家吃？他这才想起，自己冷落了娇妻。打来这儿两人还真没好好地坐下，多说几句话呢。

新鸣拿着电话想了想，笑着说：“好吧！我一定想办法安排好。”

孟智娟说：“别误会，可不是我想你，真有事要跟你商量。而且很重要、很紧急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你不会此地无银的。一定回家吃饭，可能要晚些时候，你要饿了，就先吃。”

“不！我等你……怕你忘了我的存在……”

孟智娟嘻嘻地放下了电话。她的工作可比他轻松得多了。加之刘大发副院长不肯大权旁落，心想反正你又不是明确来领导我的！都是副院长，说不定是给你个闲差呢。这就更让孟智娟平添了几分清闲。

刘大发也是干了十几年的法院工作，当副院长也有不少年头了。他为人很圆滑，一张笑面虎的脸，让人总摸不透他在想什么？脸上没什么特征，除了笑纹总堆在脸上外，极为普通。

刘大发笑容满面地省去了副字说：“孟院长呀，我听肖局长说啦，你身体不太好，又做过大手术，让我多照顾你。你呢，就随便看看、走走，具体工作就不安排啦。文检察长工作可紧张，责任也重大，你就以照顾好老文为主，咱们法院，工作也具体，按部就班地好